

雙子座

周香蓮

凌晨一點三十五分，子晴拖著疲倦的身體斜斜地挨著巴士窗戶，呆呆地看著飛舞的夜景，幾天的捱夜，終於把積下來的功課清掉了，換來的只有空掉靈魂的軀殼。下了車，還要走大概十分鐘的路程才到所住的大廈，一個女孩子這麼晚不怕嗎？以前是不怕的，可是今天以後再也不會，心比這秋風更冷，但幸好還有一支支威武的路燈陪伴。

擎軒輕快地足下巴士，手從沒有放下他那部手機，看完九時半那場戲後，送女朋友回家，共用了三個小時，再花了一小時十五分在回家的路途，時間間用得真是揮霍，他心裏暗暗地想，還要走十分鐘才到家，他是沒有所謂的，因為電話那邊傳來甜甜的笑聲，他也不時發出溫柔的笑聲。突然，路燈全都熄掉了，他心裏不禁嚇了一跳，路變得黑漆漆的，他也是沒有所謂的，一來他可是個硬硬實實的大男人，更重要的是他現在甜在心頭，仍然優閒地走著，還不時傳出幾聲大笑。

子晴慢慢地走著，路旁的貓叫聲不絕於耳，她細心地聆聽著，心裏開始偷偷地微笑，原來她不是孤獨的。一隻貓兒跟著她後面，默默地跟著她走。是一隻全身啡色的，挺強壯的貓兒，讓人有一種便愛上的感覺。子晴開始慢慢地墮入幻想，貓兒一瞬間化為一個英俊的男人，正尾隨著她，很眼熟的樣子，不就是她學校的「藍球明星」嗎？他在跟縱她啊！那不是代表他暗戀她嗎？子晴的心偷偷地舔著蜜糖，腳步也開始慢了，猶如深閨的少女蹬著儀態萬千的腳步。我快走到大廈門口，子晴輕輕地回了一次頭，只觸到一雙飢餓的眼睛，她失望地嘆了嘆氣，接著像想起什麼似的，從背包裏掏出一團東西，慢慢地遞到貓兒面前，是晚餐吃剩的煙肉三明治。貓兒叫了兩聲便狼吞虎咽，手爪並用起來。子晴搖了搖頭，徐徐地步入大廈，她還是有著貓兒會變成俊男的期望的。

擎軒邊聽著女朋友的溫聲細語，邊慢慢地走著，輕輕地腳步聲譜出了悠揚的音樂；正如他的心一樣。夜空中四蕩著一陣陣貓兒的叫聲。黑漆漆的路旁肯定埋伏著不少野貓，不是，可能是強盜呢！這陣子，大廈附近好像出現非

法入境者，更有居民被搶劫。他越想越覺得不對勁，步伐也加快了，快地猶有千萬追兵於後般，他急促地與女朋友道了個晚安，便把手機緊緊地握在手中。快速的心跳聲，急促的腳步，使他更覺路上必有埋伏，腳步已近乎跑了。快到大廈門口了，他借助著大廈的燈光，看見旁邊有一隻全身啡色的野貓在啃食一團物品，細看一下，原來是三明治，心裏不禁笑想，「誰人這麼愚蠢，難道不知貓是不吃面包的嗎？」回想自己剛才的虛驚，也就快快走入大廈。

子晴是住六樓的，她緩緩地進入升降機，這一刻她仍是抱著會有一個男人追上來的期望的。她正想伸手按六樓，突然發覺升降機的開門鈕被人劃花了，她突發奇想地背包中找出了一張貼紙，選了一個「不可塗污公物」的貼紙貼在開門鈕旁，然後欣賞一下自己的傑作，便微笑地走出升降機。

擎軒住在二十一樓，因為大廈只高二十二層，因此都是一部升降機直上的。他步入升降機前，仍不放過看了看那「野貓啃面包」的可笑場面。他發覺開門鈕旁邊貼著個「不可塗污公物」的貼紙，他恥笑地看出貼紙，心想：「不是說不得塗污公物嗎？貼紙難道不算是塗污嗎？」於是伸手把貼紙撕下，揉成一團放入了口袋。

子晴回到家中，連忙走進浴室，清洗疲累，坐在浴缸裏，想了很，很多，那些甜蜜，那些回憶，她揮之不去，恨上天沒有給她患上「善忘症」。腦海不斷在翻波作浪。樓下傳來一聲聲的貓叫聲，她在沉思。突然電話響了，致寧的聲音從那邊傳來，她心跳得差點不能呼吸，致寧在電話裏柔聲地說了句對不起，大家都沉默了，空氣靜止得只聽到對方的急喘的呼吸聲，子晴本來就認為不該為那點小事而吵架的，現在致寧的低聲下氣可算挽回了這兩年的感情了，她也輕輕還了他一句「不要緊」後，電話中只聽見溫柔的笑聲。

擎軒在門口已聽到家裏那電話響個不停，匆匆開門進屋，拿起話筒，就聽見女朋友在那邊大吵大鬧，尖叫著，正在審問著為何那麼匆匆地掉電話，是不是看到了什麼「奇遇」，擎軒忌氣地解釋著，但那邊只有尖叫聲，謾罵聲，什麼甜言蜜語早已煙消雲散了。擎軒憤怒地閤上電話，一肚子氣地走進了浴

室……